

詩語背後

遵義的文化底色(四)

樂安江流域不僅是遠古壘水文化的濼觴之地，也是漢代犍為郡、夜郎縣，魏晉繁縣，唐代郎州、播州、遵義縣的治所。曾有舍人、盛覽、尹珍，作為中華文化在黔北山區傳播的先驅，於經史、詩賦、教育等方面各有成就，以「漢三賢」名載史冊。直至唐朝末年楊端入播平叛建立土司政權，政治經濟中心轉移至今遵義老城一帶，樂安江流域才逐漸離州縣治所，湮沒於深山之中。但政治經濟的邊緣化並沒有使樂安江從此沉淪，悠久的歷史積澱在清代又開出了光艷奪目的文化奇葩，那就是風靡西南、蜚聲中外的「沙灘文化」。

據載，從明末至清末約300年間，位於樂安江畔的沙灘村出了數十名舉人進士。特別是以「清三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為代表的文人學者，承接「漢三賢」的文脈，偏安一隅，漁樵耕讀，潛心治學，著述達221種，累計2,000餘萬言，內容涉及經史、詩文、音韻、地理、訓詁、版本目錄、科技、金石、書畫等10多個領域，史稱「沙灘文化」。其學術成就堪與明朝中葉王陽明「龍場悟道」相媲美，成為雲貴高原上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兩座高峰。沙灘文人群體有6人入傳《清史稿》，《辭海》則將鄭珍等三儒分別列目，《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國古典文學辭典》等國家級工具書及《中國文學史》《清代藝術概論》記錄了沙灘文化及沙灘文人成就，《大英百科全書》亦有沙灘學者條目。沙灘文化綿延數百年，光耀黔北，澤潤巴蜀，會盟吳楚，名喚中華，學術界將其與巴蜀文化、吳越文化、河洛文化、徽州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提並論，故有「貴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灘」的說法。與沙灘文化的文史成就相比，還有一種姻親文化現象同樣耐人尋味：鄭、莫、黎三個家族互為師友，結為姻婭。自乾隆朝至清末民初，三個家族相互成全，人才輩出，不但湧現了幾十位詩人、作家和學者，還有知名外交家。大山裏的小山村，成為了眾多文化名人



◆交親以當時流行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為我們四兄妹取名。

知，竟然成了優於播州的安排。這樣一個播州，怎麼能與前有蜀王故里、後有沙灘眾儒的樂安江流域聯繫起來呢？看來，文脈傳承這個東西，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播州屬於巴楚文化影響範圍，風俗大異於中原地區。其實，劉禹錫長達23年的貶謫生涯，無論是之前被貶的朗州（今湖南常德），此次被貶的連州（今廣東連州），還是之後被貶的夔州（今重慶奉節）、和州（今安徽和縣），都沒有離開傳統意義上的巴山楚水之地。故而，當寶曆二年（826年）終於奉調回東都洛陽時，劉禹錫寫下了那首千百年來讓無數文人墨客感慨不已的七律詩：

巴山楚水淒涼地 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 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 暫憑杯酒長精神

時代大潮滾滾向前，果然應了詩中「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語。唐會昌二年（842年），劉禹錫去世，走完自己灑脫而無奈的一生；三十年後，王仙芝、黃巢於乾符二年（875年）發動起義，大江南北烽煙四起，唐王朝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同年，與劉禹錫擦肩而過的播州，迎來一位開宗立派般的人物，創下700多年土司統治基業，重構了這方水土的政治社會生態，影響迄今猶存。

字裏行間

《胡椒》這份小報

有學生淘得一份《胡椒》，閱後對我說：「看不出是漢奸報呀！」這份《胡椒》，乃1931年1月21日出版，為「第一百零九期」，一紙四版，捧汪精衛言論少。我說：「一期半期，不能證明它是『何方神聖』。」《胡椒》是捧漢奸汪精衛的小報，內容來自李家園的《香港報業雜誌》。這部書內有關小報的消息不少，在授香港新聞史時，是我向學生推薦的讀物。《胡椒》是漢奸報的說法，亦來自李家園。李家園是誰？我曾在本報專欄根據當年和他相熟的朋友的「供詞」，確指是老報人湯仲光。湯曾任《天天日報》老總，《星島晚報》「香港雜誌」專欄作者。《香港報業雜誌》的文章即來自這專欄。《香港報業雜誌》確有《胡椒》的資料，指它的出版人叫林柏生；惟查維基百科，沒說林柏生曾出版《胡椒》，只說主理過《南華日報》。在這一期的《胡椒》報頭左側有「南華日報附刊」字樣，這可能引起讀者的「誤會」，以為先有《南華日報》，才有《胡椒》。其實不然。據李家園說，林柏生家非富有，幸在廣州嶺南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姓鄭的同學，乃富商之子，於是寄鄭籬下；但非長久之計，本身對政治有興趣，又有野心。當其時也，1920年代，小報十分發達，其中有一份《探海燈》，以政海秘聞為招徠。林柏生一看，認為自己的「秘聞」更多，於是鼓勵鄭同窗辦了一份《胡椒》。胡椒者，體積雖小，惟夠辣也。李家園說：「憑林柏生在政壇上的活動，他也認識一些政客，當這些政客失意時，也巴不得有些地盤讓他們發洩一下鳥氣，大爆政敵的黑幕，所以《胡椒》小報一出，凡與汪精衛一派不和的人，都被大肆攻擊；反之，和汪精衛同一鼻孔出氣的人，則大捧則捧，對汪精衛、陳璧君夫婦，自然捧到天上，地下無了。也可以說，捧汪（精衛）正是林柏生辦《胡椒》的真正目的。」李家園又指：「政客辦報，目的無非也是這樣，而今，有人出錢辦報來捧自己的場，汪精衛及其派系的人，對林柏生自然另眼相看。」林柏生遂走上漢奸不歸之路。後來，汪精衛認為《胡椒》是一柄匕首，難以大展拳腳，於是出資開辦《南華日報》，這份《南日》，有電訊、港聞、社論、副刊，形式與當時的《華字日報》《循環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類同，1929年出版，林柏生順理成章成了社長，是汪精衛身邊的大紅人。因此，《胡椒》成《南日》的「附刊」，是後來的故事。可惜，《南華日報》《胡椒》這些報紙俱已難尋了，欲窺其「漢奸路程」，還須努力挖掘出土。就這份《胡椒》而言，頭條是〈林語堂之有聲電影觀〉，作者署名「花落」，不知何許人也。這篇文章和林柏生任汪政權宣傳部長有關，內情如何，還須深入研究。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林柏生難逃槍決命運。



◆難尋的小報。 作者供圖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犯賤、自作賤、擺嚟賤，有自唔在，擺苦嚟辛，千揀萬揀，揀着隻爛燈箋



抽出八個字：有自不在，拿來辛苦 用廣東話說：有自唔在，擺苦嚟辛 多說成：有自唔在，擺苦嚟辛 現實世界中，「犯賤」或「擺苦嚟辛」的人本可安然度日，卻「心甘命抵」（心甘情願）的自討苦吃、自找罪受，無論旁人怎樣去勸告他或嘲諷他，當事人依然故我，至死不悔。認識又或不認識筆者的人眼看見本人多年來致力於「粵語保育及傳承」這種幾可界為只有精神意義的工作，均報以奇異的眼光，刻薄點的還會說筆者「有自唔在，擺苦嚟辛」。從這七八個年頭在香港文匯報發表的相關文章以及這兩年多在YouTube發布的相關視頻，明眼人不難看到一點：若對粵語有確切認知的人如不挺身而出，一種饒有意義的方言就此消失。筆者不敢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但肯定可以說：擺苦嚟辛是值得的。不說可能不知，不少對粵語認知較少的人，尤其新生代，在寫「擺苦嚟辛」的時候會寫作：擺苦嚟身或擺苦嚟伸 前者的理解是「苦」了「身」心，後者的則是把「苦」延「伸」，解釋誤打誤撞、似是而非，而這亦突顯了本欄所發揮的作用——以正視聽。就「自在」和「不自在」，古語有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意思是想成功便不可只貪圖安逸，還得努力不懈。筆者對此另有理解：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應不可只貪圖安逸，還得努力不懈，可貢獻者得貢獻。形容人過於挑剔，到頭來反而營造了一個最差的效果，廣東人會這樣說：千揀萬揀，揀着隻爛燈箋 也會說成：千唔揀萬揀，揀着隻爛燈箋 好揀唔揀，揀着隻爛燈箋 此語很多時形容女人「揀老公」（挑夫婿），在千挑萬選下還是挑了個最差的。示例：阿仔，你成四十歲人仲唔娶老婆，阿媽恨飲杯新抱茶恨到流口水，唔好再揀擇食嘞！知嘞阿媽，「千揀萬揀，揀着隻爛燈箋」吓嘛！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豆棚閒話

明人陳繼儒的《幽夢影》說，有些人的姓很佔便宜，讓人一看就覺得風雅，富有韻致。把這一理論延伸到植物的名字，也同樣成立。紫蘇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世的曠仁裏，紫蘇猶如一個高逸清雅的美學符號，具有言簡義豐的飽滿語效。除了常能在私家園圃裏見到，菜市場裏一年四季都有，彷彿是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不停轉換，以不同的方式宣示着自己的存在。紫蘇全身都是寶，結出的球形小果實，可用來榨油。過去沒有塑料布之類的防水材料，人們用的雨傘都是用油紙做的，塗刷的越多蘇子油，比桐油的效果更好。除了能防雨水，還增強紙傘的韌性，可經久摺疊不壞。紫蘇的葉子，正面呈綠色，葉背紫色，給人一種溢出既定框架的不走尋常路之感，既可調味，也能調顏色。古人醃梅子乾，用鹽漬出來的梅子流汁色澤淡黃，稱為白梅醃，可代醋使用。加入幾片紫蘇葉子，梅汁會變成紅色，稱為紅梅醃，除了顏色更好看，味道也酸香有致，是上等的天然調味品，尤其拌涼菜，堪為一絕。傳統飲食養生理論認為，魚蟹之類的水族生冷寒濕，烹飪時須以性溫、散寒的香辛佐料為輔，君臣佐使，琴瑟調和。馨香酷烈的紫蘇常擔綱重任。枚乘的《七發》提到：「鮮鯉之膾，秋黃之蘇。」古人把鯉魚生切薄片，佐以紫蘇葉同食，既辟腥增味，又解魚性之寒和生

詩詞偶拾

沁園春·故國揖別 凝水高穹，北斗如瓢，缺月如舟。滿鏡秋添冷，長襟解暖；傳萬擺渡，卷葉分流。照落消暉，光新剪幕，齊案時鏘錯落樓。醉乎醉，這無邊情快，兩袖風柔。 濕雲又度酸眸。怎度得、滿腔悲苦憂。釐釐風揭曉，枕聲逐歲；紫釵砂鏡，線勒金鉤。許矣皮囊，捐分筋骨，獨獨瀟瀟何處丘。淚還淚、酒家山一抱，一寸心頭。 疏影·那株藍楹並序 十年前曾往悉尼大學百年古堡式教學方城內西南隅觀一株具有標誌性象徵意義的藍楹花樹，確實風姿綽約，雖非花季，遊人仍三五不絕。該樹在前幾年疫情中枯死，隨後校方移植一株相似之樹。近日往觀之，亦如前。然而樹似人非，遂生悲憫之感。 風青鳳翠，亮學城靜角，吟風流美。故客重來，步怯難牽，惟以酸眸相對。矜矜綉綉，可憐得、夢邊餘寐。問還休、落寞無言，辜負枝頭繁蕾。 應是晴和載載，旋起雲朵朵，鶯因香菲。向宇搖藍，藍雲凝黛，竟挽癡者同醉。何堪樹似人非是，與誰說、前生今歲。夕陽邊、夕露寒生，新濕一襟悲水。 赴澳長調數闋 水調歌頭·海上三章 其一 望斷滔滔水，水接碧連天。浩茫滄渺，霓虹生處泊孤船。散掛前生魂魄，謹掬今朝情愫，架起線炊煙。始矣應心始，固可舊家園。 雍容瘦，悽楚老，剩青顏。松根依樣酸脆，糕餅探深盤。白風階屏八九，黃橘枝頭三五，抱膝翠蘿邊。此景是非幻，休問幾多年。 其二 夢裏滔滔水，水澄野雲間。塚堆堆疊，春霜冬雪與秋綿。擷片縫於高領，擷片納成闊袖，擷片飾瀟瀟。嶺峽長風捲，清瀟亂花前。 耕洪澤，分霧霧，競醜妍。汎湖撲面飛舞，舞屑濺奔瀾。激盪迎來旭日，激湧剪垂落照，何處是歸山。揮手遠鷗小，相惜莫相看。 其三 蹈躍滔滔水，水歇鏡光圓。細塵微粒，浮兮沉矣或涸湍。吻過沙洲草蒲，嚮向石根崖底，自醉自流連。更有清聲枕，倚得月輪圓。 峻波起，峰影立，漢星懸。銀鱗搏擊游弋，快意與誰言。既是魚兒脫子，何若魚兒歸去，歸去吸清歡。酣臥滋苔蘚，忘卻雨絲寒。

◆ 青絲